見羅先生書

見羅先生書卷之十五

書問附

修身為本蓋灼然孔子自揭之宗亦凛凛經世不踰之矩履實斯難空言殊易兢兢業業此所以日有歉於寡過未能也往年京邸輳合一時攻過之規殊為緊切今思之彼其時學旨大率未有入頭所以隨過隨攻亦苦隨攻隨過如掃風葉轉瞬之間又成堆積

昔孟子頌伯夷視處亂國無異塗炭鄉人者冠不正望望去之若為浼何其清之[illegible]然其意要存淑

世非避世以愛人非絶人孔子見其心矣故曰不念舊惡怨是用希擾擾紛紛誰不並生並育一聖一愚乃爾天壤逈異則學不學所由分也其相去真只在秒忽毫分間也兢兢業業汲汲皇皇只爲日有傷此同一取舍或受天下不爲泰取一介即傷廉同一救世或披髮纓冠惟恐後或閉戸不爲嫌此無他亦顧其所處之時與義何如耳來書愼義雖高大率不能了達於此後世講學士界限不明爲世賊惡即此其端乎與令先翁若嘗講之熟痛之深矣縉

紳既家居即同士道一步出位不得貴縣尹於僕無平生強納之交固非所以自處府節推雖親舊任方新遽瀆以事亦非所以處人不然僕於契無愛也

多事妨學外事非學之語近理近理然既知外事之非學又何可厭多事之妨學知所先後正在紛紜轇轕應事宰物之間真有覔應愈煩收拾愈妙不動聲色而事事物物自可當其理者厭事妨學即昭然學不知本之驗

僕近試之決不能任翻閱之勞此真公輩任也稿成

之後稍爲刋訂之可耳晦翁一集以此絕意不復
措手今而後考古一事想一切付之高閣矣有感
時信口數首無事時寂然宴坐旬中止趣稍稍入
微表裏精粗洞然無間隔信知修身爲本渾然一善
正誠致格修齊治平一切任天之便物各付物毫
髮無容於加損也曩所云從本立宗從止發慮者

真是實理實事

來至具見懇切用工不如此則精神慣於馳鶩學固
無由而入必如此則心事當下離隔止亦未有依
據此志所以空勤而舋未易援手也雖然學步者

未嘗無失跌要在趨向不差希聖者未嘗無艱難要在宗旨不錯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後則近道矣是在何處用心何地落脚惟吾契其更味之絶人逃世塊然歸虛經世實學非所取此知修身爲本而止之身將何處歸藏修將何處下手此其理固昭然易見也

東中揭出修身爲本四字寔千萬世學問符券明德者明此親民者親此知止者止此非此則止將無地而所謂格致誠正者亦無所施其功矣其言約其義備其詞平其旨遠非深[illegible]大學而有得者不

能道也喜甚然只不玩靈明則意氣自就平實不致多生變轉只不矜見解則踐履自循矩度不敢騰侈虛知循途守轍自下升高俯仰無慚步步落實寸累銖積久之亦自有緝熙光明之益

學有真宗理無兩是明至者疑乃不生虛極者分量乃大渾渾淪淪惟信夫理之一是故熙熙皥皥不計其發之自誰真如天之無不覆也如地之無不載也沛若決河樂取爲善此大舜之所以爲大也吾輩欲明大人之學者又烏可不希大舜之襟懷光天化日相忘於道術之中鼓腹含嬉共遊於帝

則之內德一道同化行俗美唐虞之所以於變時雍比屋可封者用此道也安得人存大舜之心無異老丈俾四海立臻雍熙之治無異唐虞

知本之說若云剏自孔曾其實默默主持亘古亘今但合節者豈有一人違得權輿天地統一聖真非此何所握其樞紐箇中消息甚大等語眞爲有見知其消息甚大則知其明也關係之非小知其關係非小則知其任也負荷擔當之不容於不奮援矣所謂晉楚之富不可及也吾何歉哉果何恃而自足晉迎之以上卿楚迎之以令尹囂囂不赴何

所樂而賞心眞有大行不能爲之加窮居不能爲之損其分之定者審矣審矣曾子亦只就孔子門下討得這箇消息耳

知止有定固在方寸之間進止行藏察其時之當然愓之必然即是義之合然落脚放下若爲事理之之協而心便於此乎安也知知所先後則近道矣正在應事接物之間打帖消息此所以原無二用經世之止可與禪寂一樣探討直棄人倫遺事物而脫然求之冥寞之間乎念頭一差固是千差百差落脚一亂亦爾千亂萬亂要在知止妙在知先而

本初不從於外得矣

學決無有二本然用之却又難以執方周流六虛惟變所適此其所以爲經世之竅雖則變動不居而根極事理之原究竟歸宿之處却又只是一箇修身爲本此其所以爲至命之學止此則自虛然却不肯揭虛爲本修此則自寂然却不可執寂爲宗予所謂修身爲本一句則是求仁之方法也葢最可玩味者也

修身爲本之學直從本上歸宗實止實修所以意見議論到此兩俱落空非公親作家來亦誰是知

其旨也

定靜安慮統言之若爲終身進學階梯析言之即一事一時亦自有受用景象淺深殊造即覩見各異其方而執爲終身執爲一事皆所謂泥句牽文不達於聖人之圓旨者也

仁該體用故求仁之訦有難執方主腦明白即在動用點者其歸宿自然是本主腦未明白即在本根上提其語意不免落見大德曰生與生之謂性生字不同亦所謂該體用而言者也顯仁者固此藏用者亦此矣復見天心只是怕從動用處走了此

大學之所以必以止為歸宿修為防檢也
壇經讀之不妨只以配合儒宗便不是學貴明宗就
於此要有分曉有家之人行徧萬水千山止處昭
昭與彼不紊只如本來無一物何處惹塵埃正是
直認作無與儒家所云至善實在是有者判然不
侔而吾契顧混言之學貴知言邪遯蔽淫詖悠荒
唐似是而非如此等者是有多少變態
止以為修修以為止輳裏處雖極精微落手處原無
空缺知所先後則近道矣始終本末之間毫分紊
亂雖欲止之有不能也一事即是全學原無兩用

李立身尊道明品貴往有云蓋名言不可不味

新會故是大儒桑梓江門廬阜人不存地存有可感思新會一志白沙弟子獨倍人物之全蓋學之能生人養人如此

學貴明宗予每謂全學命脈只是止於至善故歸宿流行知到極處同爲知至然主腦必竟是要主至善不可主知消息必竟是要重止字不可重致因知至兩字相同不復究其命脈之所歸宿而欲挈知爲宗過矣過矣

釋氏本心儒者本天蓋爲辨宗而發若不緣辨宗則

心之一字固有偏言之者亦有渾言之者膠柱鼓瑟執謂歸宿不在於心亦殊礙理

會盡修身爲本分量方爲全學透盡修身爲本消息方爲全功從本立宗從止發處妙用天然自此而出乃真見學之力也此盖實事實談影響卜度今何時更敢復贅一語

身即是經今而後只就此斟以孔子經貼身做以身之做手貼經體收拾全副心神總歸一止歸止即是止至善非止虛非止寂今朋友以止爲類禪正不達此歸止於善已不同禪又況在經事字物間

討出善之入門止之訣竅與[illegible]寂正不啻霄壤
僕雖甚麄淺吾契必欲明此學非同處半載朞年不
可昔人云吾無行而不與恐從來此事非一行可
了又曰吾與回言終日恐從來此事非一語可盡
因事發機忽爾和盤托出全體顯現全在無意中
一語有合久處中邂逅得也不可以期日限也
所謂知修身爲本而不知知修身爲本即是止於至
善猶爲見之次也向已明明點破而讀者曾不知
也此學所以卒貴悟也更須知說箇止於至善有
何不了何須更說修身爲本揭出修身爲本又何

此學分量極大根底極深端緒極微法度極密材實頭放着一個修身爲本扣之無聲嚼之無味囊括經文道此一語知聖人之意不苟然也

皇皇汲汲古人總不爲私泉石優游豈得晏然都無一事天地之大德曰生毓秀孕靈曾無寧輒聖賢之所以不遑寧處者亦由是而已陶成善類培植元氣自是吾輩分内事也

自天子以至庶人人同此身人同此學真是無可限量滿其分者此聖之所以爲聖也世道綱維斡旋豈不在我頹然老布衣或以[illegible]古綱常之寄未

可知也毫髮點汚全體所爲敗缺徹底性命事事要透關乃真可言止修合法

爲學劬勞無非所以自了已分即以畢師弟分也王何之易毛鄭之詩古之專一經以解說者猶相與據而守之此其傳所以竟千古不泯也

佛氏所云譬如有人以手指月彼人因指當應看月若復觀指以爲月體此人豈惟忘失月輪亦忘其指何以故以所標指爲明月故善哉喻也善哉喻也今之讀孟氏書守其知能之良而不知其爲道性善者弊亦猶此矣

學問須全力明智亦竭才岐路可以亡羊多能聖人
不貴非不貴多能謂夫多岐之必足以亂心多能
之必至於撓氣分神而有妨於正學也
有混沌乃有開闢所以有開闢必有屯難氣求聲應
大來小往拔茅連茹聚精會神達聰明目必使野
無遺賢轍環周流期於道同風一洙泗唐虞千載
經綸可想而見
友朋間多有言止不得者向予求討方法予曰此在
大學中原有妙用諸君不知耳大學說修身爲本
足矣如何又說知止知止足矣如何又說知本老

子所謂終日行不離輜重雖有榮觀燕處超然大率要令靜者重者常在於我自然動者躁者不爲所移知本者乃重本矣本重者乃止於本矣故知本知止雖云總是一事因病立方又自有交互法也

繩樞甕牖僅蔽風雨千里遊遨意念精神必止於是只爲重本之故只這一步言之甚易信之頗難入聞聖道而悅出見紛華而悅二者交戰以至於癯何其用力之難而自克之苦乎以此知知止果未易言也

三十年講學爲辨體之論躭誤光陰者半此不急辨
體要在明宗區區之論不但經正之言寔亦救病
之藥牢把脚跟切不可又爲所賺誤墮在裏許也
止不得者只是不知本知修身爲本斯止矣其本亂
而末治者否矣豈有更別騐求之理故止不得者
病在本也友朋間又有苦知本難者陳汝修曾舉
問予曰本即至善有何形聲故聖人只以修身爲
本不肯懸空說本正恐世人遺落尋常揣之不可
測知之地以致虛縻意解躭誤光陰只揭出修身
爲本教他實止實修止得深一分則本之見處透

一分止得深二分則本之見處透二分定則本有立而不搖靜則本體虛而能固安則本境融而常寂只是一箇止的做手隨止淺深本地風光自漸見佳境也切不可懸空撈摸作空頭想也故本不知又是病在止也此予所謂交互法也其寔知本者知修身爲本而本之也知止者知修身爲本而止之也總是一事有何交互之有但因病立方不得不如此提掇令人有做手耳換作法不換主腦且不因藥發病大學本方書悟徹後乃見圓理縱橫交錯合散始終真有如環無端變動不居之妙

而一脉貫通如萬派千流曲折委蛇又總會於一
本真非聖人不能作也謂六經語孟一切盡其註
脚區區豈過語乎
知本一揭絕非好奇止善本身血脉原著虞廷授受
洙泗宗傳昭昭乎星日命之矣豈有任靈馳走直
向歸宗就於轇轕紛紜之中揀擇隙光欲為歸宿
此少肯用力朴實體認者自能照知其是與非也
性善一編眞緣有激而作蓋亦不得已而為言柔
行巽入揆東揣分誠有大不敢安者而善會者則
有以照知其明孟之宗即所以訂後傳之左也

後來賢聖後來人求道者固當如渴如饑求友者亦
宜汲汲皇皇無以異於遺璧亡子乾坤亦大矣世
界亦長矣耿耿一身閃閃百年獨力撑持濟者能
有幾耶
知本一脉到處稱尊蒞政當官上承下使正巳勿求
尤爲日著之效只一點念頭上向監司處迎揣下
向百姓處猜防自謂用明卽所謂能疑爲明何啻
千里矣與本地風光毫髪不相爲蒙涉矣端拱垂
裳夫豈無兼聡之智只其所注宿者不於人必於
巳耳

學不明宗如適粤北轅只發軔開端大吉先錯却從

錯處聚頭商量曰如何是道如何非道如何合得

本體如何不合本體言論意見非不偶有中者亦

只成就得其錯而已

知本一義偶有管窺曾學得宗意將在此所謂吾道

一以貫之則孔傳之的旨也士不可以不弘毅則

曾學之實功也大學問非大志願大力量真莫克

爲負荷也區區小慧既有類於井蛙隙見妄以自

矜普度之心又有類於野人食芹思以自獻然未

知果有當於高明之意旨否也

學問只有守難守不定縱敏悟亦屬虛知聯屬友朋只不倦難只倦了即振迅亦屬虛氣客氣正氣如東辨之者尚爲未詣實際只朴實頭守定學旨聯屬儕輩無隳初機無間久暫要以不厭不倦即無往而非正氣用事也

非學正無以挽頹非人真無與任學舉業心即是功利心全副當精神占去十之八九矣此學所以光顯難也

學必本身百維反已人分上再無工夫均平齊治没量經綸總此樞機善爲旋斡此聖人所以斷以

修身爲本也孟子所謂正己後發發而不中不怨勝己者最足以盡此妙邇來學者好騖虛玄居常談本體則妙入聲臭俱無對境下功夫則往往腎腸俱露鄙所謂虛於此虛寂於此寂不爾皆是說也亦庶幾眞實不誑語

辱諭具見敏銳至書尺尤見擔當如此此學即如此誨如此悟即如此傳豈有分別界限亦豈容等待時節修詞立其誠但令字字句句道其中之所有而不強其所無違其意之欲言而不飾其無言即誨處便是學處初非有二事也

學問一日不擔當則分量便小精神一步不貫徹即感動便輕影響桴鼓禍應福隨總不自外此聖人所以斷以修身爲本也除却此身之外無別有感除却此修之外無別有應感者我感人也誠不至則動安從生應者人應我也我不感應安從出故甚大機甚速而其端緒之轉移則甚徑而約甚密而微也

愈繁難愈見簡之受用愈交錯愈得靜之樞機眞只一知本而天下之大本立只一知止而性命之關隔徹矣何玄何禪何虛何寂挾策博塞總歸亡羊

其於經世之宗性命之奥三極大中之矩總爲去
之遠矣
學問之闡明在身不在口世途之嫌忌在口不在身
有時言行俱危有時行危言遜蓋故是孔子家法
也
居常守分一跡不賫當塗親友信孚籍之片詞無所
干謁所以上下咸宜里居頗順翁更謂之深者知
命更有至者云云者非有靳而不爲寔有所愛而
不能恣也窮通得喪已將格天事業濟否付之無
心俛仰扳援何忍更以故素交情破觚苟爲容悅

抱槃自擁何慚兒子永矢弗諼考槃在澗非一切斷除直將全副精神管歸自己亦烏足以言知命乎亮之

學旨非精體固無由徹而非力任亦何由明封閉步存實力减半行不掩言狂者何所取乎只爲他頭面不肯埋藏故精神日就充擴純粹不若守行而以視儇者加一等矣曾子就氣質看有似儇而較分量却又近狂此所以竟以魯得之也

心性之辨大祇雖說後來學術之訛只說於此所以落根無地至命無由所以然者大率只尋有處做

體而不向無處歸宗戒慎恐懼不睹不聞上天之載無聲無臭此非破盡心意知物之慳誰能辨此雖然又非無也實實落落有地可歸實實落落從本流出真所謂莫見莫顯寂然未發而天下之大本於此立也

堯舜關老之學絕不同方洙泗唐虞之規千載如見盤針一定九譯長途萬徑千岐保無迷亂旁行者大率高明之過然亦畢竟超然非臭味聲色所得而汚染也此鄙人之所以間亦有取也孫吳佛老試觀往哲有一不蚤歲迷溺其間者乎

古人日限百錢晨出視事則促裝以待盍處官者不可不時有泉石之心蔬食水飲樂在其中陋巷簞瓢熙熙終老盍處家者不可一有畔援歆羨之意此所以仕者其身常輕處者其志常滿本常立分常定而勢分之去來於我無加損也

師友道喪久矣自蒙訓科舉外往往以藝相求以分相厯實無有一段氣脉精神貫通承接其間如子與父此其風之所以微也

非敬學則師之道不尊而非實有學可傳則師之義不重

學必主於經世即重開宇宙再整乾坤不能違孔曾立教之旨公品信高矣所謂澗谷幽蘭頹波砥石直與靖節夷齊方軌並駕非今世中有也李友道公於此諒之雖深微覺於彼用之已效鄙心測之獨謂不然意所發機者若自彼而所得力者愼行謹節或者卒由此也乎學術最能籠罩人謬悠荒唐益天漫地使人鼓舞其中不復知覺若就經世之學切實道來亦正無用此等播揚凌躐爲也與人爲善期於四海同風乃爲滿願豈有揀別跡外之理昔人云人滿天下法周沙界談道者多行道

者少果皆談道而不行雖多亦奚以爲況九流三教一切無分共處於一堂之上乎此在出世之學則可而不可以經世也村落劇戲不論戲之好醜惟聚人之衆多講學何事可如此乎設科者固是只有來者不拒護法者則須紹介必明此眞吾契輩可領袖者任也夫子曰自吾得顏回而門人益親世每頌顏子有王佐之才他事無可徵只門人益親處是有多少作用既不阻來學之誠又不私師門之教情通而準繩常在敎廣而道誼日新亦何嫌於登遠方之朋來以爲樂乎

學之以修身爲本也尚矣復以爲必先知本者豈修身爲本之外又別有所謂知本乎曰非然也蓋必知本而後有以知家國天下之舉非身外物也知均平齊治之舉非修外事也知本者知修身爲本也非知修身爲本之外又別有所謂知本也

昔之儒蓋有軀殼此身者矣今以修身爲本也不幾於以夫軀殼者而持之爲天地萬物之主乎曰非然也四大假合佛氏之見也故有四大各離今者妄身當在何處之說而且指之爲血肉團斥之爲臭皮袋儒者之見不如是也樂正子下堂而傷

其足數月不出猶有憂色曾子有疾召門弟子曰啓予手啓予足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氷而今而後吾知免夫一簀不處非禮曰必得正而斃焉斯已矣此其所重愼者豈軀殼耶

必有以信身外之無有家國天下也而後本體一必有以信修外之無有均平齊治也而後工夫一本體一則精神不至外有滲漏工夫一則意念不復他有馳求而知止矣止則有定矣由是而能靜能安能慮以能有得矣學之所以先知本者其以此也乎

臣子若無弘毅之心安得空傳大學孟子非有豪傑之氣安能無待而興微獨二子即孔子非發憤少遇艱屯便懷倦厭亦何以成孔子乎世之學者資性未必後於古人只苦任學之氣不堅以致燕安之染易奪仁聖何殊只這不厭不倦的一段精神貫始貫終無有間歇非仁與聖其誰能之直所謂正唯弟子不能學也

士君子必有至公之心處國處鄉到處以身通爲一體即到處以身引爲已任此莫非所以盡已分不爲多事也

儒者之學與二氏異决無有一言半句便通玄放下屠刀立地可躋佛者守得住亦不愁不悟急於求悟便有籠罩凌躐之意斷斷乎不能守矣故近有問本地如何景象者僭答之曰此亦有何名狀只看你止之入處淺深即本地風光自漸見佳境耳又有問至善如何指點者僭答之曰此亦何可名狀只看你修之工夫密處即止之流行自漸見其合節耳穆穆文王於緝熈敬止全止也止仁止敬止孝止慈止信全善也其人爲之躍然稱快

心性之辨本自難說亦本不須說其不能無說者眞

是不得已之意天地固不可着實道他無心亦不可執煞道他有心所謂孰主張是孰隆施是容或有居無事而推行之者所謂維天之命於穆不已葢曰天之所以爲天也

所謂不究物源但矜我大故其學汗漫而無歸窮高極遠而不適乎人倫之實者豈獨慈湖病世之知有心不知有性知有理不知有天者其流之弊一切盡坐此矣此最學之深患鄙人之所痛心疾首過不自量亟欲明孔之宗而忘其踰僭者也

修身爲本肯信爲求仁方法否知修身爲本肯信爲

卽是止於至善否本末始終肯信爲教人知止之法否悟此則孔曾不登契勘可合矣心意知物原是身之全體致格致誠正卽是修之全功上字是命脉本字是消息後之專揭致知者果誤也不達者乃復謗以爲諱心不言遺知不用又過矣大率仁之一字後來看得與孔曾較異所以致此牴牾耳

所云臨境界不能特立者不省是何境界富貴貧賤威武節節要透關乃稱爲大丈夫非天之降才爾殊也其所以陷溺其心者然也幸自勉旃修身爲

本之學只一步倒塌便全體無處討徵信也虛玄
之說能與吾契談念於契無補只村實頭就此四
字符劄定脚跟日求進步庶其有益而師與友兩
俱有光矣
知本要矣知本要矣此謂知本此謂知之至也葢難
言之矣古所謂艮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
人看來艮背便內不見巳外不見人此箇消息畢
竟如何體取提出此箇訣竅却也最好玩味篤恭
而平埀衣而理真不動聲色而天下之能事畢矣
大本立矣

大率止於至善修身爲本雖成兩句話頭然却只是一箇消息鄙所謂知修身爲本而止之是也向有友謂此學只做來便見口說總無憑若不實將止法倒入此身落地下手𩔖頂指謫則所謂修身爲本真是一句最無義味的話本也

大意讀後竟如何此亦不得已而有作葢以證修身爲本之旨原是孔門之家常茶飯也又以證修身爲本一句確然是孔子求仁之方法也大學首尚是托空言論語則師弟子日相證印所謂見諸行事之深切著明者矣更何疑乎更何疑乎

學問非擔荷則分量不大精神非透露則品地不高

借揭止修又揭弘毅益以此兩字爲大學問做手

曾子所得力學者之準範也往喻同扛閂一箇字

軟脚不得

古人得其時則駕不得其時則蓬累而行總是無爲

隨機順應只不着加減則升之爲天沉之爲淵自

是世中合有之事亦自是生人合有之遭不足爲

深訝也

道義人共有之只爲顧後瞻前不肯出頭露面以致

碌碌枉淹歲月既以自悞又悞他人此伊尹所以

爲聖之任也昔人謂豪傑而不聖賢者有之未有
聖賢而不豪傑今世以意氣激昂爲豪傑以恃才
能取功名爲豪傑彼烏知夫不狥流俗不避毀訾
毅然以古聖賢自期待者乃真豪傑哉
聖賢五百載一逢公卿比肩隨踵而至開闢有南昌
屈指仁賢必以孺子稱首閱今千載尚少匹其休
者開闢有西江學問淵源僅一陸子靜必欲競適
顯則橫金衣繡者非少其人必欲紹休往哲興孺
子頽然布衣耳子靜區區僅淹州縣彼顯榮尊大
者今可與彷彿量高下哉有志者觀之可以知所

擇矣

修身爲本葢孔子透性之宗直將崇品編珽比夷分量闢學者自奮之途掃世俗低昂之見抗開宗教肩荷乾坤士誦其書者人云自孔氏矣必欲心孔之心紹孔之脉者何其少也嗟乎此豪傑士所以不多見也

學不透任何由勇任不勇學何由行姑盡吾心盡吾分知乾坤不辜負孔曾也

負荷斯文莫如身重綱維世道莫如學重有經世之志必先重學有任學之志必先貴身身常修本常

立而學問之機括世道之綱維乃真在我矣

鍾鳴鼎食僕初未經少涉塵勞迫乎鮮味然既居林之下自合守居林之分了居林之職即以文之鉅望崇階亦宜著爲撰置不至空閑過了好日子矣昔賢謂河濱非禪位之所巖下非求相之方必竟亭者自亭困者自困如鄙人者亦合下帶來原不是封侯骨矣不必作出位之思矣

知本之旨恃愛之故略已披宣埶否尊裁未承報奪要之彼此兩無門戶之岐即彼此共吐悃誠亦何異同之角惟學爲歸惟理是學昔人謂藩籬剖破

即是大家又云孔子無私門戶與人私商量如僕
與丈兩人胸襟直如虎相爭卒不愧此矣
知本之學真千載未明之秘竇發自今要非偶偶此
一德同心豪傑如公者所宜亟為擔荷也世味只
如此俗務無了結鳳縈金網鶴霄漢以何期今古
豈無賢傑非外絆於功名則內羈於塵韁此所以
奮身者少讓過了孔孟獨出一頭地也必竟要與
孔孟對心腸與乾坤較局量抹殺世情毅然超出
而後允稱為千古大豪傑也
中為未發昭然非知止善執中千載一脈而或危或

微則發用之幾人心道心之所爲分剖也知之所以有良有不良者亦即此也體用雖一源歸宿必有辨思知人必知天欲誠身必明善此從來學脉知此也用者知止者善此攝知歸止鄙人之所以敢力提撕也

愰聞多恙重以多牽經世艱難大抵類此鑽木出火淤泥紅蓮必欲舍勞苦別求度脫離污染逈作生涯棄人倫事物爲高虛懸遠之想此性學沉溷所以袛作空言也修身爲本實在經世宗正不如此所謂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後則近道矣蓋

就在轇轕紛拏中直下安身立命所以步踏實地無有等待空閑無有得喪窮通險夷順逆一切皆進德修業地頭不致虛擲也

離身無本執身非本往東有是語要識喫緊意悟之則可執之非是修身爲本朴朴實實身是本矣又何執身離身之有他章所謂知修身爲本而不知知修身爲本卽是止於至善猶爲見之次也正謂此也要緊悟知本知本則自然知身非軀殼知本則自然知本歸至善而止與修之用兩俱襮底矣

堯執中孔止善中何爲名善何所指謂虞廷學脉在

道心之微故謂大學宗傳以致知爲與中庸曰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謂未發照然非知矣篤恭不顯徹底無臭與聲此知本所以爲性學也雖然孰爲心孰爲性莽莽言之矣都所謂入手一箇知止合頭一箇知本真所謂不傳之秘也語涉大意非誇妙趣正在阿堵

居山多暇再檢手書止趣淵微確然深入須要識盡心意知物之慳豁然悟於修身爲本之歟乃爲至命盡性直達天德與執持把捉者手勢固殊詳而於玩弄了度者宗趣更隔一霄壤矣

吾平生熱意滿胸只有愛人成人任直之過所以友朋間因而信向者固多其儔嚴憚避外者亦非少然自省此心却無他也到底只有箇愛人成人而已天地大德只是一生仁者之心與物爲體此中何可着得絲毫間斷

學問必要歸宗猶木之有根水之有源委也不是要人同此話頭必竟同此提挈而後同此歸宿同此歸宿而後同此結搆昔賢所謂志則大矣號則不可只義與利之名號小小分頭而治與亂之結束竟抵千里今斈弊極喫緊在茲此固鄙人之所爲

溷淆之未合易牙嘗而知之貴察也鍾子期死伯牙
終身不復鼓瑟感知也楊泣岐墨悲染痛失真也
故孔子惡似而非孟子至詆好辨然孔孟得已哉
楊朱墨翟之言盈天下非孟子詞闢之瀾倒綱頹
末流誰與收拾朱陸紛紛彼其時角戶分門伐異
黨同者尤可畏㪅竟歸一是所謂千載外有子雲
亦頗自信之非與是何如耳
陽明先生致良知之揭若不祖致知自可別自爲宗
必若祖致知則全經具在星日朗然大學之宗趣

其不歸宿於致知也昭昭明矣至於知爲分別又是自然之理不學不慮特指其用之不雜者言而非以有學有慮爲用不學不慮者爲體也昔人謂意之誠者動以天也孩提之愛敬則正所謂意之動以天者也指知能而謂之良者正以此也陽明先生良知之說若不祖孟子自別爲說則可必若祖孟子則全書具在星日朗然鄙人道性善編亦既條析之矣其學之宗趣不以知爲歸宿也亦昭昭明矣

區區摯止修菴出半世磨礱可謂徹透孔曾心髓然

又取足經文就手枯掇非由杜撰所以信而可徵只肯實用功者當下自明白此難以口舌爭亦不足爭也止修兩字尚厭多門誠正格致豈不更增繁碎此學所以貴知本也

學問決無奇亦無速奇者必屬怪迂速者便涉功利不但儒家即釋氏亦不取此所謂虛妄浮心多諸巧見不能入清淨覺者非修多羅了義語乎然則即以學佛道亦不取此矣辱諭謂深奧禪理非所達者蓋矣謙謙語必如此中累銖積水漸木升守轍循塗實修實止月考之晦如其朔歲計之臘不

異春乃真所謂中庸不可能也

承索諸書具見銳意伊川所謂三十前誦讀五十後著述涉獵搜求大率盈歲事書本無窮少讀何害先生者大率少見幾部後生者大率多見幾部僕自辛未入粤後巳不讀兵政暇尚或一繙閱粤歸六載於兹寔是一字不讀而此五載中不讀則昭然人所知也明學爲急此皆逐末務郎以公精力厚恐亦非其時也

嗚乎屋上弦誦滿城知本治規氣象之雍容可想而見也寧拙毋巧寧鈍毋銳寧忤當塗歡毋拂百姓

欲寧渾渾捲人之過毋察察見魚之情吾半生學問涉歷世事非少知天定無所用智而在爲民父毋有志知本之學者尤宜有深念也

性分體量前古未融直至孔曾方纔徹透所謂自天子至庶人一是皆以修身爲本品級千層一口打抹直以帝王韋布統一聖真治教君師管歸一緒俾人自成自道不必階尺土一命之寄其度量視孔直是夐邁堯舜未比其隆謂之生民以來未有不爲過也而世儒謾齊訓詁解字畨文使大聖大賢苦力全提面萎榛蕪竟爲淪僻

大率此箇事業亦有專長凡屬藝能皆難強步所謂人各有能有不能畢竟其分之所限者天也古人作元命求多福自道自成者要不在此顏閔不居文學之科夷夔不兼曆象之數鳧脛短鶴脛長各充其天之所與而無所矜較附益此吾所以常用其長而不困其所短也是即所謂輔相裁成若爲順天之命而實則有相之道存乎我也

求中行之似則莫似於鄉愿較自立之誠心必有取於狂狷與其同流寧其戾俗與其合汙寧其矯世此嘐嘐踽踽者之以振奇忤物若未協中而慕古

甲今其自立之誠心正孔子之所謂可裁取者也

傳來手教有感知本之宗過信蠡管之揭取徵克復具見悟機乎所謂修身為本一句則是求仁之方法也蓋亦有契此也實落要做天地間大丈夫舍此無別學實落欲拯斯世斯民之墊溺舍此無別方道邇求遠事易求難此意所以空勤見愈支而道愈不近也

諸所精研一一契理至所云止本悟則大本在我而聖經亦為末尤可見躍如意止為死法本是活機止者止於本也乎所謂本者止之地也是也本地

徹卽止之爲用雖有定執亦活潑潑地不可以班見管窺求矣更味之

學惟知本本在修身借以此爲孔門求仁方法又不知於高明意旨有契與未蚤年盛氣虛見滿胸及此茲無實際鄙人蓋亦經劉而云不得不向孔門平實地裏走也

聲利貨色稍有志諒不屑心伎倆功能儘自丈不免屑手覩公氣味察公心神知所趨嚮灼然在二累上矣雖然惟學難明惟似難辨惟多岐最能亂心此古人所以貴於擇之惟精而又貴於守之惟一

也

畢力於官所以畢力於學不忍以身謗官卽自不致爲官妨學知本兩字只一提到便知所歸決不效世情之隨勢低昂與之共驅役也

吾輩講學者動輒說性命固養德卽養身制事制心懲忿窒慾果專志自不必分情於玄養而至命盡性有一以貫之者矣外儒宗說養生生則養矣恐非所以該性命之全缺經世之用孔子與老聃並世高其品不學其學其見固有在也

僕邇益迂闊曾與宋青霞〈時號新百又入歲〉共堂而處者七

日一語不置間人共羨渠年多僕異焉頗有詰渠年贅以爲審知是而多歷年所性命何關世道何補此其所以爲迂闊也公幸毋怪焉虞君術知已試有微僕愧不能從然竊恐其無補於懸鵠而有妨於大道也惟公猛撥置直從知本立宗知止入竅而嚴修誠正格致以隄防之爲養德養生術莫過此宗趣一而後意端不雜邪枉杜而後標準可依諄諄懇懇日與友共之者乃眞竒云行有恒而言有物矣

修身爲本四箇字看得徹守得定更何餘欠顧恐性

斂者知見不免多開氣盛者精竟不免走透小心翼翼昭事上帝上帝臨汝無二爾心戰戰兢兢那有閒言語候真一步出位不得也

知一分即有一分受用謂從此知不足盡學者非也闇一分即具一分功能謂從此發不足盡學者又非也老安少懷大矣無伐善施勞高矣車裘雖敝亦必與友共之乃不失為量分圓成也而其為無憾於公物之量者一也少懷安少退托即成自私自利

[illegible]心示學是日洞然顯露因緣厥有時節昔人謂文

章如精金美玉市有定價非人之能以口舌低昻學問何事豈在取同且夕始而咲中而排終而翕然隨以定亦惟其理之有真是而已矣

寸累銖積必竟蓋棺品定此學所以難也此堯舜周孔之所以業業兢兢惟日孜孜檢身如恐其不及也每愛古人愛身存道之語又愛楊子存我爲貴之言又愛文中子存我者所以厚蒼生也安其身者所以安天下也皆有味乎其言之也不然所謂本之則無如之何矣後世儒者之道不明故使佛老之説得以交亂修身爲本之學不昔故使意見

知解之說得以橫生直以意見抵眞修知解作實際老佛之唖餘當孔曾之心法此講學之士所以人滿天下號稱知學而學卒不光也

學問只有一是而趣嚮之歧則有多歧同學孔氏者尚有得宗與不得宗共造聖域者猶曰同道與不同道此學所以未易明也今欲辨者豈眞在於披緇削髮之倫似是而非乃正在於章甫逢掖之輩世之學者苟非眞有以信其一是人傳詩禮尸誦孔曾亦何所執據以判其必非往往習傳循誦推愚設儒覺金銀銅鐵為一器謂爲千岐皆可以

適國也不知聖賢之所為懇懇諄諄者辨正在於此也蓋其所辨者正在於毫釐而非千里也若千里則又烏容辨也昔賢謂春秋之疾戎狄者非疾純戎狄也疾夫以中國而流入於戎夷者也此最得孔子辨端之意

執中之論向已面說不審尚能記否尚肯信否中字必竟是指知否中庸曰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從古言中未有若此之端的者中為未發昭昭非知和也者則所謂喜怒哀樂之發而中節者也正所謂道心也良知也喜怒哀樂之發固有中節者

矣亦有不中節者矣固有和者矣亦有非和者矣
試看未發亦有中者乎有非中者乎此其理甚易
見也此其所以爲天下之大本也執中消息正有
透此止於至善非即所謂允執厥中者乎此大學
之所以必先知止也揭修身不揭正心謂孔子果
無見哉嗟乎微矣

儒學久湮紀綱都喪大防一潰士氣轉卑動以濟時
行道爲稱扳引孔孟皇皇汲汲謂懷寶不可迷邦
而屈身乃能伸道嗟乎世豈有身既屈而道尚可
伸者耶

南浦邂逅瑣瑣臨岐是否有當君意然寔自三十年苦心磨砥字字血誠匪爲虛餙艮背即知止只艮背便內不見巳外不見人此非反巳切實體驗未易見程先生所云與其是內而非外不若內外之兩忘兩忘則澄然無事者正是此消息也非深有悟於孔曾教旨者不能及也

止字不別爲法只知修身爲本而止之是也知修身爲本一意在身上注精一力在修上着手而不分情於流俗從違人面向背卽修處正是止處修處眞得力止在其中矣豈可云止字全然不悟而修

字乃獨可致力也乎以吾言之要緊正在於修自朝至暮念念無有走失事事無有愧怍不知更何處別討止的消息

古禮大宰爲有國有家者設今皆齊民矣庶人無廟故直祭於寢而已浦江鄭氏之禮正所謂遵寢分而酌之以情者耳一堂合食男女有分而世次不紊此廓翁所以舉之而陽明先生是之以爲可行者也前乎此亦未有考也今吾契旣有見於翁媳覿面之嫌欲祭行一時主分兩室理亦有可通者但要令兩堂之間俱可展敬成禮於考妣無低昂

而又中通氣脉使祭者不妨駿奔得並申對越則
雖分而寔合於祫祭之本旨乃爲並全而不悖也
惟酌之更一考而行之孫子所謂汰哉叔氏專以
禮許人予何人斯敢專以禮許人乎
沂舜發夫子温良恭儉讓以得之舜提以示學者謂
只一個字不相似便不是以修身爲本夫子之求
之也其諸異乎人之求之與更是說得好悟此則
所謂知本知止者一以貫之矣
大學吾徒處世非見學旨之是者相與共明之則必
見學旨之非者相與共闢之蓋非衛道即明道未

有合將所是處於可不可之間而可以言學者也

雜著

識仁說

目之視耳之聽心之思手足之持行者孰爲之曰仁也不寧維是爪之生髮之長筋之轉脈之搖者孰爲之曰仁也然則通吾身無一而非仁也天地大矣於我相流通乎萬物顆矣於我相應感乎曰不相爲流通應感者非仁也然則通天地萬物無一而非身也乃有隔形骸分爾我同氣而仇讐視之者彼獨何心歟曰忍也所謂不仁者也目之明也有瞽耳之聰也

有聾手足之利便也有痿痺則病也所謂不仁者也曰昔之仁有以愛言仁者有以公言仁者又有以覺言仁者孰爲近曰皆用也覺其近之矣然亦非至也朱子曰仁者必覺而覺不可以名仁理最盡也嗟夫知仁之必覺也又知覺之不可以名仁也斯其可與言仁也已明道先生曰學者須先識仁此知本教也大學先知本程門先識仁一也知本焉斯識仁矣

丁丑春書質𧄼浦學舍會友二條

大學曰在明德在親民備矣必曰在止於至善必先知止而後能定能靜而後能得也是其工夫之喫緊

全在知止入門之初就先於知止也問止何在至善是也必竟至善者是何物也若不明知至善之爲何物也則止之一字將安所寄托耶舊說謂盡夫天理之極而無一毫人欲之私是以德業之極致言之也審知是孔子而下卽顏曾吾未見其聖域之優入也是顏曾尚未得爲知止也又有謂天命之性本如是其純粹至善者也至善者是指天命之本體而言也此其說似也但止之一字非依稀彷彿之謂須實落將一副當精神有所安頓依泊必竟所指謂純粹至善者又安所寄托也至善不知而謾言止止不知而

設言明德親民且設謂之有定能得者吾不信也試思之試思之

予每謂學不急於辨體要在明宗聖狂何所岐三氏之教何所分體不異則宗之趨向異之也竊以爲雖聖人復起不能易也自昔論學者必以格物爲始功邇來論學者又揭致知爲宗旨今思之其然乎其不然乎以致今日辯致知明日講格物充棟汗牛總付之閑家具矣古云心迷法華轉心悟轉法華誦經久不明與義作讐家自孔子著書後到今二千餘年學者但一開口真是與格致成讐矣畢竟懸空兩無事

實可病今予冐昧直信經文揭出修身爲本而以格致誠正爲功修齊治平爲尋家國天下爲所處之方使人合下歸在本上手到便可着功不復牽於破碎支離之見似甚簡易明白請君子亦既聞之矣信之矣古云有諸巳而後爲信故耳聞非信口說非信文義講解得曉了非信腔格摹倣得習慣非信何者總之非實有諸巳也必實有諸巳而後可以言信必在堂之士人人實有諸巳足承當此信而後此學乃大昌明於天下也乃不爲孤負鄙人區區也孔曾千載不没諸耆晢並在坐信否肯言之會尋有以見教

丙子春書質石龍會所諸友四條

明德親民備矣必先止善者義何居乎格致誠正修齊治平至矣復云知本者道何取乎止乎止乎其學之始乎本乎本乎斯知之至乎必明於此而後可與語大人之學

不覩不聞者果靜乎果未有感乎莫見莫顯者果感乎果動之端乎潛雖伏矣亦孔之昭惟一惟精厥中允執是謂知本是謂知至是謂之愼獨之學

參前倚衡常目見之者是何景象承祭見賓儼若有思者是何端倪已克矣天下何以歸仁修已耳何以

安人安百姓上帝臨爾毋二爾心恭己垂裳天下以理是之謂帝王明德親民之學

仁知病於成見百姓蔽於不知然纔有知便立見矣纔去見又無知矣既竭吾才如有立卓順帝之則不識不知必明於此而後可與語入聖之路

別陸廷獻序

曩予宦粵時則聞吾豐邑有志士曰陸廷獻在粟鉛中翹然見頭角嘗致書一通振引古豪傑聖賢論以世所稱恃才能憑意氣取功名者非豪傑必卓然以古聖賢自期待不避訾阿世者乃真豪傑也廷獻

益感奮旣予歸自粤日與諸士友談知本學廷獻晴
尤篤日三四踵予舍不懈輒分滴乃輟因以益信夫
聖人之可學而至也知本之果爲學聖宗竅也越明
年旣領薦告于友人李汝潛李孟育曰古有師其人
未必師其學者有同其學不必師其人者今之倡修
身爲本者誰乎則孔曾揭之先生述之前乎此未有
也予師先生學不師其人可乎二子曰然廷獻曰予
不敢苟也卜吉致齋正色以謝親友過從愆三宿乃
介二子庭見于予予不敏愧無以受廷獻知然念此
學之寥寥殆將千載也管窺蠡測之見之似不徒然

也非豪傑之倫而誰與共此則又不敢辭也雖然廷獻亦嘗聞古師友之所以相期士之以豪傑自命者乎以一人而身家國天下之寄以布衣韋帶之士而比量於天子之學此真豪傑任也曾子之所爲仁以爲已任者此也蓋受之夫子也然而必正心必誠意必致知必格物所以敬反諸身者表裏精粗無毫髮不盡也在家身家在國身國在天下身天下修之家而家有未齊非修也修之國而國有未治非修也修之天下而天下有未平非修也又何其自責之備而爲功之密耶此豪傑心也曾子之所爲戰兢臨履終

其身敬省而不敢忽者此也葢受之夫子也故嘗以自天子以至於庶人一是皆以修身為本前古無人如此道此夫子獨開慧眼也一生所受用處也故敢以布衣抗立師道爲萬世開宗教統三千之輩誰不聞之獨曾氏得其宗卒承聖道統者則以其所負荷承當處有異於諸子故也故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此亦曾子所一生受用處也嗟乎古師友之所以相期葢如此士之欲以豪傑自命者只曾子葢可觀矣少落聲聞即爲影響少激意氣即有消歇少依才識即有萌滲少飾皮面即有包裹端緒小

小差詭當下毫釐千里而於古聖賢致遠任重弘毅之實力天壤相遼絕矣行矣廷獻將載此學與之北矣其以予前所稱者自期後所規者自勉必無愧於古師友交證乃無負於今日之與無忝於初志之所以期願也哉于時廷獻將赴禮闈諸弟子請予所以付囑廷獻者故不以病辭次第其語為別

李汝潛字說

汝潛名大昭初字汝德避先太宰古澹公字請於予而改之蓋名與字義相表裏林林總總均一人也名之所以名其人也冠而成人責有加矣字之所以貴

其名也故名與字貴相發也蓋靖節名潛而字淵明
考亭名熹而字仲晦取其相發也今予之字昭也有
晦之意哉文公道德冠章逢文章滿天下譽望施蠻
貊盛矣蓋有得於晦之力也平生立朝僅四十九日
棲遲武夷白鹿紫陽嶽麓之間下帷發憤絕意世途
直以繼往開來爲任曉復以晦自翁蓋有信於晦之
力也今汝潛之於斯亦有潛之念哉易不云乎隱而
未見行而未成此以言其時也不易乎世不成乎名
不見是而無悶確乎其不可拔此以言其守也汝潛
信當其位矣志其守矣知本者其源乎知止者其與

乎修之密則彌深止之固則彌厚而潛於是信孔昭矣木晦於根春榮燁敷蕃孱山祝文公意也敬爲汝潛誦之

[illegible]先生書卷之二十五